

难忘的书与人

二十年前：《我们仨》的出版

汪家明

几幅彩色照片，与全书不协调，另外，图片说明的文字照排宋体字，也有些生硬。与杨绛商量，请她手写说明文字，而所有图片和说明文字都用浅褐色专色印刷。另外，三个附录，也是反复讨论的结果，可谓选择精到。陆智昌选用的封面纸，是一种浅褐色带皱纹的进口纸，很薄，很软，像布料，比正文纸还要软，这在书籍设计中是很少见的。封面书名和作者名、封底题句用深褐色印，书名上方印白色文字：“Mom、Pop、圆o”（即妈妈、爸爸、圆圆）。书脊上只有三联书店店标，没有社名，封底连条码都没有（放在后勒口）……至此，董秀玉才算满意。给杨绛先生看，她也肯首。

2003年3月19日，北京SARS肆虐的日子，董秀玉交给我她初编的稿子。记得我坐在办公室窗前，几乎一动不动，整整看了三四个小时，抬头时，太阳已经落到美术馆后面了。有种压抑的感动。我叹服作者含蓄节制的叙述风格和看似信马由缰的写作方式——开头虚构的长梦（不知怎的，有种《千与千寻》的感觉！）和后面非虚构的内容天衣无缝地融合在一起，前者的氛围笼罩了后者。我打电话说了我的感受，并认为，此书印十万册没问题；董秀玉说：二十万册！她让我和我发行部一起，先做一个营销计划。

发行部的同事们商量了几次，起草了一份《营销方案》：
计划上市时间：5月15日
本书的主要几个卖点和弱点：
1. 作者夫妇的影响力；
2. 一个特殊家庭的故事，一家三口的亲情感人；
3. 一位特殊的叙述者和特别的叙述情境……这是本书最令人动容的地方；
4. 从内容上看，缺乏一般畅销回忆录所具备的诸如传奇色彩、内幕秘闻、宏大背景等要素。

营销策略：
1. 突出作者夫妇的名人效应，可以做成纪念钱锺书先生的文化事件；
2. 突出本书容易引起大众读者共鸣的情感因素，诸如“家庭”“亲情”等，突出传统的家庭观。

宣传方案：
1. 拟对作者做一次专访……
2. 拟邀以下知名人士对本书进行推介……

3. 利用5月15日世界家庭日这个时机加大宣传……
4. 与报纸联系部分连载事宜……
发行方案：
1. 为防止盗版，争取一次铺满市场。但目前销量很难估计，十万册的起印数太冒险，采取事先征订的方式比较稳妥……

2. 可以采用防伪标识，一方面对防止盗版有一定帮助，另一方面也表示出我们对该书的重视，引起销售商的注意。

4月16日，开印前的工作都已完备，董秀玉来店里和我谈营销的事。有一个天大的障碍摆在面前：北京的SARS越来越厉害，是疫区，书印出来也发不出去。北京各出版社的书发到外地，没人开包，进不了书店，更搞不了什么活动。在这种情况下，首印多少册？！只好采取发行部的建议，预先在全国征订，看看订数再说。

半个多月后，订数回来了：一万多册。怎么办？董秀玉认为，杨绛先生已经九十二岁，书稿既然到这个地步了，不能让她再等，还是先印一版。店里商量了一下，决定先印三万册。定价方面，若以一万册算，二十五元；三万册算，二十二元。可是当时的畅销书，最好不超过二十元。我建议印三万册，但以十万册定价，最后定为十八元八角。

6月中旬，书入库了。真是一本可人又厚重的书！拿在手里感到温暖。封底小小的、圆形的银色防伪标志闪着淡淡的光。见者无不欢喜，杨绛先生、吴学昭老师也满意。可是三万册书暂时只能静静地躺在库房里……

6月24日，中国最后一个疫区——北京被世界卫生组织从SARS疫区名单中排除，同时解除对北京旅行的警告，即所谓“双解除”。《我们仨》随即开始发货，立即成为疫情半年以来第一本上市的高端热点书。读者、书店、媒体经历了好书的饥渴，把所有热情都投给了这本书。一周不到，三万册已售罄。发行部紧急要求加印三万册，可是，陆智昌选用的封面纸远在国外，一时供应不了。没办法，只能用他当时设计而未选用的另一方案，换了一种纸，封面是淡草绿色，印有一家三口的合影。从第三印起，恢复第一印的纸张样式，此后二十年不变——如此看来，藏有第二印版本的读者，更有一种纪念意义呢。

当时有些读者朋友，批评三联书店没有眼光，首印最少也应该十万册啊！虽是批评，我们也心存感激。2003年7月11日，我在日记中记道：“《我们仨》出版后，已印四次，十二万册”。此时距书上市不过十八天。

二十年过去，《我们仨》总印数已达一千万册！



据《每日邮报》2022年9月10日报道，在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去世的第二天，王室养蜂人79岁的约翰·查普尔（John Chapple）告诉白金汉宫和克拉伦斯宫的蜜蜂们女王去世的消息，他轻叩每个蜂巢，告诉蜜蜂“女主人过世了，但你们不要离去，（新的）女主人将会是一位良善的主人”。并且，查普尔给每个蜂巢缠上黑色的缎带，并打上蝴蝶结。

这种做法源自英国一项古老的习俗——“告诉蜜蜂”（telling the bees）。几个世纪以来，欧洲各地的养蜂人一直保持着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古老传统。

著名诗人、政治家、废奴主义者约翰·格林利夫·惠蒂尔（John Greenleaf Whittier, 1807-1892）的一首《告诉蜜蜂》的诗篇也记载了这一习俗：

蜂箱在花园墙下，
来来回回的姑娘忧郁地歌唱，
为蜂箱蒙上黑纱。

我颤抖着倾听，（虽有）夏日暖阳，
却感到冬雪的寒彻。
因为我知道，她在告诉蜜蜂，
有人踏上了我们都终将走上的旅程！

我对自己说，“我的玛丽在哭泣，
为今天的逝者：可能是家中年迈明亮的老祖父，
在熟睡中远离了病痛。”

但是，她的狗在低声呜咽；
在门口的窗台上，
老人用拐杖拄着下巴端坐着。
忙碌的姑娘仍在吟唱，蜜蜂仍旧飞进飞出。

我耳边回荡她的歌声——
“美丽的蜜蜂，留在家中，不要走飞！
女主人玛丽故去，永别人世！”

古代文明中关于蜜蜂的传说

“世界上主要宗教有关蜜蜂的记载凸显了它们几千年来对人类社会的重要性。”（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包括古埃及在内的许多文明都将蜜蜂尊为众神的使者。在古埃及，蜜蜂被称为“拉神之泪”（Tears of Ra，拉神在埃及是太阳神），甚至在象形文字中用蜜蜂作为下埃及的标志，因为那里开满了蜜蜂授



粉色三号（玻璃钢着色）朱智伟

“告诉蜜蜂”

——英国一项古老民俗的生态意义

赵秀荣

为11天从他们的生活中消失），在新的圣诞节听不到蜜蜂的嗡嗡声，人们认为上帝不悦纳此举。

“告诉蜜蜂”习俗在英国的由来及含义

在英国、欧洲以及北美，一个长久流传下来的传统是蜜蜂的主人要通知蜜蜂关于家中发生的重要事情，从出生、洗礼、结婚到死亡……如果蜜蜂没有被告知，蜂巢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蜜蜂停止产蜜；离开蜂巢；甚至死亡。这种信念源于这样一种信仰——养蜂人与蜂巢之间有很强的情感纽带，因此对于家中发生的事件蜜蜂应该像家庭成员一样被礼貌地告知。有时，人们还会把葬礼过后追思会上使用的饼干，装在一个罐子里，加一些洒挂在蜂箱外面，意味着邀请蜜蜂参加主人葬礼的追思会。通常有两种饼干，一种是饼干（biscuit），一种是“埋葬蛋糕”（burying cake），“埋葬蛋糕”是施舍穷人的，蜜蜂总是享用饼干，而不是蛋糕。有时还在蜂箱上挂几块黑纱。

稽查英文史料，笔者发现在1621年出版的卡梅隆（P. Camerarius）用拉丁文书写、由约翰·莫利（John Molle）译成英文的《鲜活的图书馆》（The Living Librarian, or Meditations and Observations Historical, Natural, Moral, Political, and Poetical）是最早提到这一习俗的著作。书中记载：“除非由经验证明，有谁会相信：如果家中的男主人（或女主人）去世后，蜂巢没有被移到其他地方，所有的蜜蜂都死在了蜂巢里，这种事情发生在许多人身上，因此绝不是迷信。”

作家托马斯·沙浦·诺尔森（Thomas Sharper Knowlson, 1867-1947）在《大众迷信的起源》一书中记载了几个事例：《北方日报》的一位作家说道：“有一天，贝德福德郡的一位妇女告诉我，她的儿子是如何浑身都被蜜蜂蜇的故事。她说，这也难怪，他从来没有告诉过蜜蜂，他要把它放在一个新的蜂巢，而且每个人都知道，在你把蜜蜂放进一个新的蜂巢之前，你必须在蜂巢顶部敲三下。告诉它们（要搬家），就像当家里有人去世你必须告诉它们一样。如果你不这样做，它们就会心生不满，因为蜜蜂是善解人意的生物，能听懂你对它们说的话。”

1790年9月13日伦敦的《阿尔戈斯》报纸记载，根据德文郡的葬礼习俗，如果死者拥有蜂巢的话，当尸体被从家里移出时，必须“转动”蜂箱。一次在科伦顿举行的一位富有的农场的葬礼上，发生了这样一件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当尸体被放在灵车上，很多人骑马排成一列准备向墓地出发，有人喊道：“转动蜂箱。”一个仆人不知道这种习俗，他没有转动蜂箱，而是把它们举起来，然后放下。大批蜜蜂飞出蜂巢攻击马匹和骑马的人，人仰马翻，帽子、假发散落一地，所有人四处逃窜，尸体无人看管。过了很长时间之后，葬礼人员才集合起来，去埋葬他们已故的朋友。

除了告诉蜜蜂家中葬礼，婚礼也要向蜜蜂“报告”。人们将蜜蜂视为自己家庭的成员，并随时向它们通报家庭中的任何新闻。同样，如果家中有婚礼，蜂巢也要被装饰，婚礼的食物也要分享



吴铭宏老师

胡钦文

吴老师《历代名家词选》课程共七个单元。我赴台湾义守大学交换一学期，学期终了，老师没讲完。我心里惋惜，最后一节课课后，忙走上前，急问道：“老师，还有两单元没讲完呢。我回去后就听不着了。您有讲义吗？仅供学习，我绝不外传。”老师朗声大笑，白发摇摇摆摆，“我第一节课不是给大家打过一个比方。我说研究有三步。观念理论是探照灯，研究方法是提灯照影，实例验证是种种现象。我们讲到了《北宋名相之作》，没上完，但你下来可以自己研究呀。讲义，我是没有的。”

我知道老师确实没讲义，不过是抱有幻想，试着问问他。他不是要“留一手”。《历代名家词选》课程属于选修，原没有指定教材。进教室上课，老师常常左手拿本书，右手一个水杯。但那书不是教材，只是普通的词作选本。我曾问老师哪个选本好，请他推荐，他用食指点点太阳穴，“记在这儿的最好”。

不知老师究竟读了、背了多少首诗词，讲课时他信手拈来。他不做课件，只用粉笔写，一节课往住要把黑板写满好几次。他笔舞龙蛇，状极酣畅。粉笔击打在黑板上，叮叮咚咚，有如鼓点。我们则不断抬头、低头，往笔记本上誊抄。他写得又快又好，我们用中

性笔往笔记本上抄，赶不上他。整个学期，我也曾见他将那书翻动过一两次。我正紧张地抄录、追赶，忽然粉笔声停了。望向讲台，老师已翻开他的书本。扫了一眼，他走向原处，又开始一泻千里地默写。我们回过神，忙低下头继续抄。

诗词原文，老师有时会查阅带来的书本；关于“词”的知识体系，他早烂熟于心，自是不需要讲义的。

给蜜蜂。

从这些习俗可以得知，当时是农业社会，蜜蜂经常出现在农场或人们的花园中，在农本时代蜜蜂在农本的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如果我们必须为所有这些关于蜜蜂的习俗找到合适的来源，可能可以在蜜蜂的活动和习性的奥秘中，在日常生活中、在宗教信仰的方式中寻找答案。对于农夫来讲，蜜蜂与他们的关系亲密无间，如果没有蜜蜂的授粉，农夫的收成就会受影响，因此蜜蜂辛苦的劳动足以赢得农民的尊重，甚至不仅仅是尊重，而是一种情感的依赖。在近代早期，物质不富裕，缺血少药，因此生命风雨飘摇，贫苦的农民的生命如落叶浮萍。蜜蜂与他们萍水相逢，为农民勤奋地工作，且不求回报。换句话说，农民因蜜蜂的存在而获益，他们相濡以沫，农夫对蜜蜂的态度可以表达一种感激之情。毫无疑问，我们与蜜蜂的关系，本质上是生命之间的关系，这种情感产生了一种利益认同感——一种家人一样的情感促使他告诉蜜蜂家中发生的重要事情。

“蜜蜂危机”与“世界蜜蜂日”

如今，我们与蜜蜂的关系正在飞速变化。由于杀虫剂的大量使用，蜜蜂的数量越来越少，以致出现“蜜蜂危机”。2018年6月8日，法国养蜂人和环保活动人士在巴黎为蜜蜂举办了一场模拟葬礼，以抗议杀虫剂正在杀死对生态系统至关重要的蜜蜂。一些抗议者戴着养蜂人的面具，穿着工作服，一动不动地躺在棺材里；另一些抗议者站着，低着头表示敬意，仪式在荣军院博物馆附近的花园里吹响了号角。抗议活动取得一定效果，欧盟禁止在部分作物上使用三种新烟碱类杀虫剂。

“蜜蜂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生物多样性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蜜蜂不仅可以为人类提供优质食品——蜂蜜、蜂王浆和花粉——以及其他产品，如蜂蜡、蜂胶和蜂毒；而且养蜂业还是许多农村地区重要的收入来源。据‘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称，在西方，超过8000万个蜂巢每年估计生产160万吨蜂蜜。报告显示，传粉媒介对粮食安全有直接贡献。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蜜蜂专家称，世界上1/3的粮食生产依赖于蜜蜂。但可悲的是，蜜蜂和其他传粉媒介，如蝴蝶、蝙蝠和蜂鸟，正日益受到人类活动的威胁。近几十年来，由于栖息地丧失、集约化农业实践、天气模式变化以及农药等农用化学品的过度使用，全球蜜蜂数量一直在下降。这反过来对各种植物构成明显威胁——植物对人类生计和福祉至关重要。”（摘自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相关文件）

此外，人们认为空气污染也会影响蜜蜂的存活和授粉。初步研究表明，空气污染物会干扰植物释放的气味，而这会干扰蜜蜂寻找花朵的能力，使它们的授粉速度变慢且效率低下。在这种背景下，联合国宣布5月20日为“世界蜜蜂日”。“世界蜜蜂日”旨在提高了人们对蜜蜂和其他传粉媒介在维持人类和地球健康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的认知。

蜜蜂经常与许多优良的品质联系在一起，如勤劳、勤奋、警惕，而且由于它们生产甘之如饴的蜂蜜，又与甜蜜、仁慈联系在一起。它的象征意义随着不同时代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而变化，出现在人类社会的神话、信仰和日常生活中不足为奇。今天，近90%的野生植物和75%的全球主要农作物仍依赖于授粉，可以说“蜜蜂是地球上最重要的昆虫”。因此，重视蜜蜂的生态意义，重新把蜜蜂邀请进我们的生活，所挽救的并不仅仅是日益减少的蜜蜂和一种古老习俗。一个没有蜜蜂的生态系统将是可怕的。如果我们不减少有害农药的使用，并营造一个有利于蜜蜂存活（其实也是人类存活）的环境，蜜蜂消亡之日，也许离人类灭亡之日不远矣。

大学里某些老师开设课程，会希望学生“爆满”。这无可厚非，学生多，是对其课程和能力的肯定。但我更欣赏吴老师的理念。开学第一天老师说道：“诗是快节奏的，词是慢节奏的。词本以婉约为正宗，后面有些变调。但本质上来说，词是精致的小玩意儿。有些人粗枝大叶，性格不符，这样的同学，建议退掉。”

第二周我再看时，教室里的学生似乎比上周多了几个。

“现在留下的，应该都是要选修《历代名家词选》这门课程的同学了。大家拿出笔记本，先在前面写上这样两句话：代序春秋，刻画人生风雨；多情山水，蕴藏历史沧桑。这是郑寿老先生的话。当年做郑先生学生的時候，我们笔记本上都得写这句话。算起来，是你们太师父。”

说完，老师开始上课了。